

周

辉枝

中篇小说选

周辉枝 著

◎大地文丛◎ 周辉枝中篇小说选

- ◎ 你不要再来捉弄我了。
- ◎ 我诚心告诉你，
- ◎ 不久前，我看见
- ◎ 我们曾经一起栽培养蘑菇的小屋里，
- ◎ 有一只黑蘑菇会讲故事。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周辉枝中篇小说选

周辉枝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辉枝中篇小说选/周辉枝著. —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
2001.2

(大地文丛/冉庄,蒋永志主编)

ISBN 7-80099-487-2

I. 周… II. 周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(2000)第 83610 号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12 号院 3 号楼)

成都经纬测绘印刷新技术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:6 字数:120 千字

印数:1—1000 册

ISBN 7-80099-487-2/I·79· 定价:(全套)100.00 元



作者近照

作者小传

我的故乡在鄂西土家山区。那儿穷乡僻壤，清苦。儿时梦中，我老爱骑在一匹红马背上，一摇一晃地走了好远好远……终于，我来到那儿，从戎，时值 1969 年雪花飞舞的隆冬。

川西北高原的天空蓝蓝的，云白白的，河水绿绿的，尔玛同胞时而饮酒歌舞，时而举枪猎取……我一下感觉到了文思的敏捷，联想到优美动听的尔玛情歌；联想到《老人与海》里的桑提阿果；联想到《呼啸山庄》里的希思克利夫；联想到博尔赫斯笔下的《玫瑰色街角的人》。于是，我学着尔玛人舂洋芋糍粑待贵客的情和意，雕塑着我刻意追求的人物形象。记不清，耕作了多少滥竽充数的东西。总之，有中篇、短篇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电视，共 80 余万字，荣获国家、省、地市州文学奖 21 件。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，1995 年被聘为巴金文学院创作员，1999 年晋升为副研究馆员。

人说我有两杆子。过去的枪杆子已经消失。现在，人到中年，我只剩下一支笔杆子。长相思，三十年高原岁月，那里的山山水水和尔玛人，像久别的恋人一样，总铭记在我心田，在看得见你的时候，我用眼睛想你，在看不见你的时候，我用心想着你……啊，我心中的神奇土地。

大山深处的回声

——读《周辉枝中篇小说选》

意西泽仁

认识周辉枝已经有十多年了，早些年读过他不少短篇小说，都是写川西北高原生活的，很有大山的气息，也很真实感人，我还以为他是当地人哩。后来我们认识时，才知他是湖北巴东的土家族人，当过九年兵，转业后就一直在阿坝州从事群众文化辅导工作。他出版过短篇小说集《蜜月》，作品曾多次在省内外获奖，当时发表的短篇小说《蓝色印象》、《背上的阳光》和散文《月亮馍》等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，也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。

现在，周辉枝从他近年来发表的中篇小说中精选出《黑狗和黑牛》、《阿米扎秋》、《村荒》、《在浪荡的空间行走》和《葬歌》等篇，结集为《周辉枝中篇小说选》出版，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事情。

周辉枝的中篇小说和他的短篇小说一样，也是从大山深处撞击出来的震荡人心的回声，而且这种声音更凝重更悠长。作者把他全部的爱和恨刻在了高原大山的额头上，也把他全部的情和谊融进大山深入的清泉里了。古老的高原存积着千年的梦幻，历史在变革的阵痛中迎来了新时代的喜悦。这在他的作品中有了实在而又形象的反映。作者长期植根于大山深处肥沃的土地上，对高原民族有着赤诚的关心和热爱，他在创作中不满足于对生活真实平直的描写，不满足于对生活表象特色的反

映，而是一直追求对生活本质的把握。他用自己虔诚的心去聆听大山的心声，他用自己忠贞的爱去探索大山的底蕴，他用自己真诚的情去揭示高原民族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，从而使他的创作在审美和认识上都迈上了新台阶。

两年前的一个夏天，周辉枝曾约我去参观了一个离成都只有120公里的羌族山寨。使我惊叹的是在离现代都市这么近的羌寨里羌碉依旧，风情犹然。更使我心动的是从古老的锅庄舞中，我又听到了高原民族与时代同步前进的脚步声。其实，这种独特的感受我早已在周辉枝的小说中领略到了。

周辉枝对文学的痴迷是令人感动的，在他的生活空间中文学几乎占有全部的位置，为了文学他舍去了许多本该属于他的，而又是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。我觉得他对文学的追求和理解是很有境界的，他把文学看成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，因为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交给了他生活的那片土地，读他的小说，你会有一种大山般的厚重感和一种蓝天白云下的清新感。

周辉枝还主办了一家名叫《羌族文学》的刊物，这是一本全国独一无二的杂志。他在目前办刊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把这本刊物办得很精细很有特色，的确是不易的。他时常风尘仆仆来成都跑印刷，在条件简陋的招待所里校对刊物。有一次我去看他，发现招待所里连桌子都没有，他像草原牧人一样盘脚坐在床上看稿子，那敦厚的神态真叫我感慨。

大山里的人淳朴，大山里的情持久，大山里作家的作品自然耐读，这就是我对《周辉枝中篇小说选》的印象。

1998年5月于成都

目 录

大山深处的回声

——读《周辉枝中篇小说选》	意西泽仁 (1)
阿米扎秋	(1)
黑狗和黑牛	(34)
在浪荡的空间行走	(68)
葬 歌	(101)
村 荒	(140)
附：周辉枝创作论	邓经武 (175)

阿米扎秋

只要是人就会不完美，但不能因为不完美就不在世界上活人，世界太干净了不见得是好事。

——题记

开 篇

你不要再捉弄我了。我诚心告诉你，不久前，我看见我们曾经一起栽培蘑菇的小屋里，有一只黑蘑菇会讲故事。这不是我做梦也不是我故弄玄虚。如果真是那样，那么，大自然对人的生存是无情的。不过，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故事，而是心灵深处的迹象。

我和你在过去都是火一样热情，互助互让。后来，我们中间却隔了一座冰山。那时候，我曾经给你们讲过《九色鹿》的故事，这你们大概还记得吧？我以为你们至少还有一点印象的。你和她爱情的破裂不能责怪我，而是你们自己之间造成的后果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搏斗，爱情、金钱……现在，我们反正没别的事情可做，我就把那只黑蘑菇讲的故事说给你们听听，不过，请你们相信我不是故意编造的。

第一章

1

我为你们的到来，特意煮了一只羊排。这和我们第一次见面不同。你们坐吧，不要客气，羊排放在桌上，各自面前一排割肉刀，我们边吃羊排边讲故事吧。

八月的草原如花似锦。一天夜里，星月把草原照得一片银白如洗，晚风习习不时送来一股股野草花香。我漫步来到栽培蘑菇的灭菌小木屋，就是七间木屋的最后那间。我拉开门帘时，里面突然灯亮了起来，一只黑蘑菇在角角里对我说：你来干什么？你破产了，你的人走的走死的死了，你的心太软弱，做不了大事情，还被人欺负……我默不作语地听着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自己全麻木了已经失去知觉。说实在的，我在草原几十年的平平淡淡生活，经受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，从不像现在连我的神经质也会出毛病。不知为什么？我自己的思维都是稀里糊涂的。

我面前坐着嘎尔戈，阿登，格西哈姆和我四个人物。我们这四个人曾经在一口锅里舀饭吃，在七间木屋里营造蘑菇生意。后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破产了。还是那只黑蘑菇记忆好，它能看破一切红尘。我看看嘎尔戈说：我知道你已经发了，买了汽车和新帐篷，穿上了高贵人穿的虎皮镶边的皮袍，闪闪发亮的长靴。当然，我是一种猜想。我记得几年前，我们蘑菇场只有三个人。你来的那天是下午，帐篷里点起了酥油灯。我问你从哪儿来，干什么的，你不说话，样子很痛苦，为什么痛苦？后来，我收下你在蘑菇场里做活，有吃有住每月还有工

资，心情慢慢舒畅了，你才给我说出自己当时的苦楚。下面就是你当时的故事：

那天，你泪水长流地说：老板（其实我是做蘑菇的不是什么老板，况且这种称呼是旧社会的我听不顺耳）你收下我吧，我怎么办……我借哥哥五千元做了一趟木头生意。全被騙走了，喔……

你别哭，你继续往下说。我说：你别叫老板叫我扎秋，阿米扎秋！

你说你住在雪花坪木场招待所里，有三位汽车驾驶员因公路塌方不通车身上的钱花光了。当时的感觉良好，便打听到三位司机是专门找货的，你向他们说了拉木头的事，三位司机一口答应帮忙。你喜出望外在餐厅里办了一桌酒席，请了三位司机还有司机的三个漂亮女人。一桌酒菜饭下来。花了三百余元。三位司机吃了不说还向你借钱买红塔山香烟，供女人们打麻将。不到三天时间，那五千块全泡汤了。那天深夜，公路抢修通车后，那三位司机半夜三更开车跑了。

你哥知道这件事？我问。我那跛腿又开始疼痛了。

知道。你说你哥哥把你赶出了家门，你走投无路没有依靠了。你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使我同情就收留了你。当时，我们的蘑菇场是只花了三千元借款办起来的。三千元主要用在买铁锅、灭菌灯、透明胶口袋、胶管、麻袋、白糖、青梨粉以及大量的牛粪……在草坪上用木板架起了七间木屋。为了把蘑菇培育出来，去青海专门学习技术，到成都购买菌种，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培育了三千余包菌包。你说这些故事对么？

是的。你点头了。

你知道么？那只黑蘑菇告诉我说：你在栽培蘑菇的时候，便和格西哈姆好上了。我非常吃惊，黑蘑菇怎么知道你和格西

哈姆的私生活呢？

不知道。你说你和格西哈姆只睡了两次觉，后来，她就反感了。

为什么反感你比我更清楚。我给你说：你不应该伤害一个小姑娘，她很纯朴善良。若不是格西哈姆和阿登相救，你早已死在黑河里喂鱼了。那天夜里，因为你白天接到你哥哥一封信，骂你没出息，五千元钱让人骗吃光了。你一气之下喝了一斤白酒，昏昏然走到黑河边想自杀。这时恰好在河边转要的格西哈姆和阿登看见了你，便问：嘎尔戈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这多危险！

你们滚开，快走，别管我！你气汹汹地说。

格西哈姆和阿登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，看见你泪流满面。他们意识到你不是在河边闲情逸致，而是想殉难的。格西哈姆对你说：嘎尔戈，你不要为那几千块钱难过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只要人活着还怕掐不来那几千块钱？只要我们同心协力把蘑菇培育出来。走，跟我们回去。

你茫然地感觉到有一双热乎乎的手将你拉了起来，顺着那双既软又有魅力的女性的手走了。你得救了。这不知是真是假我也讲不清楚原由，信与不信由你自己去吧。

这些都是事实，你说。

你说得不错。我说：那只黑蘑菇的确是活人的灵魂。它对我说：你们这些人啊，不知搞什么名堂，你们的思维和行动，每时每刻都在变，变……

它真是这样对你说的？看样子你有点怀疑。

我不会扯谎。我看你的表情非常不信任。我说我不是瞎胡说。黑蘑菇怎么会知道你把格西哈姆的肚子装起了娃娃后，你又把她抛弃了？多惨哪，它说苍天不会饶你的。

你不要欺骗人，你领我去灭菌房看一看。你说。

不行！我说：你先听我把故事讲完。

2

黑蘑菇说你太年轻了，说你对社会对人生理解得还浅薄，你裤裆里的黄巴巴儿还没落干净，你怎么知晓酥油糌粑的香味，牛羊身上的臊气？……

啧……你从牛毛毡上站了起来：我要去找它！

我说你别发火。我跟着站立了起来，黑蘑菇对你的看法和理解要比一般活人高明，它不是凭空骂你而是它自己的感觉意识所起的反应。它对你的反思精神不理解而自己又不愿打破常规。你想想，自古以来，草原上只有朽木生蘑菇的传说，你们帐篷后面青冈林里就有自然生长的蘑菇。可是现在有了新的发明创造。用牛粪也能培育出蘑菇，这算是一个什么道理？

这不奇怪，这在发展进步。你说。

你听！我仿佛听见什么了。

你听见什么了？你伸过头来问我。

黑蘑菇又说话了。我说。

它说什么了？你神情紧张地问。

它说我们草原上的历史。我说。

历史不是现实。你用手板挡在耳朵背后说：我怎么听不见呢？

你应该听得见的。我说：你的观念比我更新。不过你别忘了历史，吃了木耳别忘了树桩儿。你现在身穿皮袍，你以为就那么容易穿上的？在我们草原只能是奴隶主穿高贵的皮袍，而奴隶连老羊皮袄都穿不上。那年，你们家烧不起锅了，你阿爸在青冈林拾回一些刷把菌和鸡冠菌当主食。结果，你阿爸阿妈

全被菌子毒死了。当时，你和你哥哥在你舅舅家里，你们活了出来。这些故事，我是听黑蘑菇讲的。你记得？

过去了的就别去想了。你拧了拧皮袍下摆说：因为那些事情如一根牛皮绳拴住双脚始终不能让人前进。所以，现在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最好。也许那只蘑菇会讲话是亲人的化身，亲人的幽灵在那只蘑菇身上。我请求你让我去看看，我真诚求你了，老板，啊，不，扎秋，阿米扎秋。

“老板”这名字古怪，我记得这名字在解放前听说过，那种称呼是对什么样的人称呼的？怎么现在对任何做小生意的人都可以称呼呢？不习惯。我说：嘎尔戈，你以后别再叫我老板，我只是一个做蘑菇生意的人。老板这个称呼是对那些大款而言，你说对么？你叫我扎秋！

没关系，你说着就站立起来，影子一晃一晃的。

我说：嘎尔戈，你不是早已死了么？

你！……你张开嘴巴只吐出一字来：你！……

我理解你的意思不应该咒你死。我说嘎尔戈，其实，我害怕进那间木屋。那只黑蘑菇很怪，我怕陷进去不能自拔，但又不能小看那间小屋，因为，我们走向富裕路全靠那间木屋灭菌。这就像黄河源头哺育千百万人一样，你能把黄河源头给忘了？那天，那只黑蘑菇对我说：老头，你听着，我是这屋里的菌王，你们把我生下的几代蘑菇都卖成了钱，你们才有了今日，你们不能再吸我身上的血了，血快被你们吸干了！其实，我一生中全是吃的草原上供给的草，然而，我吐出来的全是血啊，你们知道么？血，人血呢！

知道。你说：可什么也不知道。

你？……我说：这不是梦。几年前，我们一起在七间木屋门前坝子里装菌包，装不好，慢慢学。我们把牛粪粉碎后，放

进青梨面、白糖、清水拌均匀，用白塑料口袋一袋一袋的装，扎进口袋，接下去便装进蒸笼里高温消毒三小时，取出来放在干净处冷却，松口子，放进菌，又扎紧口子，再放上通气处架起的木架，每隔三天打一次清水。如果菌包生长了三批蘑菇以后，清水里加白糖打在菌包上，这样，生出的蘑菇又白又胖

.....

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做活的。你说。

“扎秋，我将袋子装满了牛粪怎么是松的？”

“边装边压。”我对格西哈姆说。

“一个菌包能生多少蘑菇？”格西哈姆问。

“三斤左右。”我说。

“一斤蘑菇多少钱？”她问。

“两元一斤。”我说。

“扎……秋，”阿登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样……搞、搞下去，要、要不了多、多久就发、发了。”

嘎尔戈，你听我说：那时候，我专心教会了格西哈姆如何灭菌、消毒、打水等管理方法。阿登虽然是五尺汉子，但他说话结巴而且他的思维要迟钝得多。那时候，我诚心为了你们学好技术培育蘑菇，多挣钱将来成家立业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天上的星星已经开始眨巴眼睛，周围的帐篷里已经熄了酥油灯。我们四个人围坐在月光下，用塑料袋子装牛粪。格西哈姆和阿登把菌包搬进小木屋后便休息了。我一直注意你在小木屋里操作灭菌灯，生怕你出毛病。我说：嘎尔戈，灭菌灯厉害着呢，三分钟就可杀死全身的白血球，这样性命就完断了。你要记住，30 分钟后才可以拉门帘，让菌包房透空气，然后解开扎口的带子装上菌种，安一根寸长胶管便于里外透气……

你说你全记住了，而且以后数日里，你都是照章办事。有一天，你对我说扎秋，你别见怪，以前，我阿爷和阿爸给土司头人作过雇工，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称心如意。听说我阿爷死时背上还残留着皮鞭伤痕。而现在我们在扎秋手上做活路连半句气话也没有。扎秋放心吧，我们会把蘑菇培育好的。

我觉得你有一颗善良的心。当然这是我的认识。那天我们围在门前商量如何收购牛粪。当时在草原上，干牛粪价额已上涨到三毛一斤；湿牛粪二毛一斤。我对你们三人作了安排：阿登装菌包；格西哈姆打水；你到村里收购牛粪。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，你们看到收获在望的蘑菇非常高兴。于是，我给你们讲了一个《九色鹿》的故事。格西哈姆蹲在我身边说：扎秋，你讲吧，讲给我们听啊！

这个故事不是针对你们讲的。我对你们说：你们不要多心，我们只是聊聊天。下面就是我讲的故事。

从前，菩萨是一只九色鹿，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，角白得像雪，常常在白河边饮水吃草，和一只乌鸦是朋友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掉进了白河里抓住一根木头朝天呼救：山神、树神、龙神，你们可怜可怜我吧！九色鹿听到呼救声便跑到河边，对落水人说：你别害怕，你骑在我背上抓住两只角，我会把你背上岸的。不一会儿，落水人被九色鹿救上岸了，请求九色鹿让他给它当仆人，听它使唤，为它采回水草。九色鹿说：我这里用不着你，你自己回去吧。你要报答我的恩情，就莫对人讲我在这里，人们知道会来杀我的。落水人点头答应后就走了。

那后来如何呢？格西哈姆姑娘像小孩子似的摇着我身子说：好听，扎秋，你继续讲啊！

扎秋，你讲吧。阿登说。

那落水人对别人讲了九色鹿的地方没？嘎尔戈问。

有一天，国王的夫人做了个梦，梦见一只九色鹿，毛有九样颜色，角白得似雪。从此便病倒不起。国王问夫人怎么不起床？夫人说，她梦见一只鹿子有九样颜色，角白得似雪，她要用它的皮子做坐褥，用它的角做拂尘把，不知大王能否把它捉来，若大王捉不来鹿，她就活不成了。

国王急得不得了，便在国中宣告：谁能捉到九色鹿，国王将家产分一半给这个人。那个落水人听后喜出望外。他想：他若报告了那鹿住的地方就可以变富贵。那鹿子是畜生，死活与他没有什么关系。于是，那落水人便报告了国王。国王派出大军往白河边挺进。这时，一只乌鸦正好停落在大树枝上，看见国王的军队来了，便立即对九色鹿说：朋友你快逃命去，国王捉你来了。九色鹿从地上爬起来时，国王的士兵已经向它举起了弓箭。九色鹿对士兵说：你们不要射我，我自己到国王那里去。

九色鹿对国王说：大王不要杀死我，我对大王的国家有恩的。国王问：你有什么恩？九色鹿跪下说：我救活了大王国中的一个人。你想想，谁告诉大王我住的地方的？国王说是“他！”九色鹿抬眼一看，果然是那个落水人，泪水忍不住流了出来。它对国王说：这个人前次掉进白河里，一会儿漂浮一会儿沉下水底，他手里抓了一根木头高声呼救时，我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救起了他。没想到人心反复，真不如捞起那根漂浮的木头。

国王听后十分惭愧，指责那个落水说：你受人救命之恩，为何起心杀死人家呢？……

天不测风云，人难测心底，那落水人恩将仇报，图财害命，不得好死！格西哈姆姑娘一下便听懂了这个故事的核心。我倒不觉得其原因是在我们草原上还没发生，或永远不会出现